

Lingnan University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1997

回味與審視：談"衣食散文"

Wai Ying CHAN

Lingnan University, Hong Kong, lochan@ln.edu.hk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commons.ln.edu.hk/chbc>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陳惠英 (1997)。回味與審視：談"衣食散文"。《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4，75-79。檢自 <http://commons.ln.edu.hk/chbc/30>

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嶺南大學中文系系刊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 Lingnan University.

回味與審視——談“衣食散文”

陳惠英

衣食是日常生活的事物；文章涉及衣食，或以衣食作為寫作的主要題材，先就與日常拉上關係。寫作散文（尤其是小品文），下筆更不妨隨意，夾入遐想及常談瑣碎，採用“閒適筆調”。〔註1〕以衣食這些日常事物為寫作對象的作品，數量不在少數，反映作者對這種題材的喜好，而且多用小品筆調，顯見這等題材與創作之間，有值得討論的地方。

“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孟子·盡心》），口之於味，目之於色，是自然的屬性；但味與色的感知以至與環境的連繫如何具體表現，就成為這類散文的一個觀照角度。

張愛玲在〈胡蘿蔔〉中，寫及她家飯桌上何以出現胡蘿蔔（蘿蔔煨肉湯）的因由，透過張愛玲的姑姑的憶述，說出當年養“叫油子”的事。起初，把胡蘿蔔切半塞在籠子裡，給“叫油子”吃；後來，菜裡就加上胡蘿蔔。張愛玲“把這一席話暗暗記下，一字不移地寫下來”，並以為“只消加上‘說胡蘿蔔’的標題，就是一篇時髦的散文”，這篇時髦的散文，記錄了一個家庭飯桌上的變化，全篇著重在“說”；誰說？姑姑說。文章沒有說出胡蘿蔔的味道、顏色、形狀、氣味，倒是透過胡蘿蔔，帶出一段家庭的“歷史”；更且，是張愛玲對於姑姑的記憶。篇幅雖短，“才抬頭，已經完了”，〔註2〕通篇卻浮現一種緬懷味道，這與其說是寫食，倒不如說是寫回憶，涉及更多的是食物以外的人事。

直接寫食物，記食物的味，固然是一種寫法，但食物的味可引伸成其他的味；關於“味”，周作人特別提到的是文章的“氣味”：

氣味這個字彷彿有點曖昧而且神祕，其實不然。氣味是很實在的東西，譬如一個人身上有羊膻味氣，大蒜氣，或者說是有點油滑氣，也都是大家所能辨別出來的。〔註3〕

張愛玲寫的雖是食物（胡蘿蔔），卻展示著另外的“味”（回憶、緬懷）；這種以此喻彼的寫法亦可見於張愛玲寫衣服的散文，閒閒寫來，卻涉及了時代的流轉、人事的變遷。她的〈更衣記〉，寫的處處是衣，顯明地著墨在“更”——更替——時代的更替。在時間的流轉裡，個人只能作一個旁觀者；即或如何緬懷昔日的片斷，也只能在記憶中追溯：

如果當初世代相傳的衣服沒有大批賣給收舊貨的，一年一度六月裡曬衣裳，該是一件輝煌熱鬧的事罷。你在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著綾羅綢緞的牆——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宮室裡發掘出來的甬道。你把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繡上。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將金線曬得滾燙，然而現在已經冷了。〔註4〕

短短一段文字，穿越了古今；在滾燙與冷涼之間，“你”在其中，漫想昔日的“輝煌熱鬧”、“織金的花繡”，馳騁懷想。作為個人，在時代的更替中，可以做的，不過是細賞流過的事物，偶然留神一些細節，作為個人的寄況：

有一次我在電車上看見一個年輕人，也許是學生，也許是店夥，用米色綠方格的兔子呢製了太緊的袍，腳上穿著女式紅綠條紋短襪，嘴裡啣著別緻的描花假象牙煙斗，煙斗裡並沒有煙。他吮了一會，拿下來把它一截截拆開了，又裝上去，再送到嘴裡吮，面上頗有得色。乍看覺得好笑，然而為甚麼不呢，如果他喜歡？……〔註5〕

年輕人啣著的象牙煙斗是假的，所做效的，僅是弄煙斗的人的舉止罷了；所執著的，只是由於喜歡。相對於時代的更替，個人所能把握的，也只是關乎個人的事物，在衣飾玩意上表現出某種執著，其他的，大可不必理會。〈更衣記〉最後寫到一個孩子：

秋涼的薄暮，小菜市場上收了攤子，滿地的魚腥和青白色的蘆粟的皮與渣。一個小孩騎了自行車衝過來，賣弄本領，大叫一聲，放鬆了扶手，搖擺著，輕倩地掠過。在這一剎那，滿街的人都充滿了不可理解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愛的當兒便在那一撒手罷？〔註6〕

從衣服到可愛的剎那（撒手），時間附在衣服的更替上，但個人還是可以就不同的方式，表現個別的喜愛。年輕人把弄煙斗，穿著特異，並“頗有得色”；小孩賣弄騎自行車的

本領，令“滿街的人”產生“景仰之心”。張愛玲透過衣服，寫出了她看待世界的方法。起始雖著眼於回憶，最終留神的卻是眼前的事物——例如寫成一篇現代散文——別有見解，不滯於物。

汪曾祺有作品《旅食集》，“旅食”雖來自杜甫詩，但是沒有杜詩中的悲辛，只取旅遊與吃食的詞意。〔註7〕

《旅食集》中有一篇〈蘿蔔〉，談的是蘿蔔，卻寫得縱橫千里；從家鄉到北京（“蘿蔔絲與細切的海蜇皮同拌，在我的家鄉是上酒席的……”頁252，“北京的拍水蘿蔔也不錯，但宜少入白糖，”頁252），再到台灣（汪曾祺給台灣來的女作家做了燒小蘿蔔，她讚不絕口，並說台灣沒有水蘿蔔，頁252）；此外還提到泰州（泰州女子來賣紫蘿蔔，頁253）、淮安、天津、張家口、四川、揚州、湖南、愛荷華、日本等地。寫蘿蔔，寫到不同的地方、人物；寫到不同地方的文化，把一地的食物作多方向的引伸，在文化層面上作廣泛的思考，並可見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思考角度：

蘿蔔原產中國，所以中國的為最好。有春蘿蔔、夏蘿蔔、秋蘿蔔、四季蘿蔔，一年到頭都有。可生食、煮食、醃製。蘿蔔之惠於中國人者亦大矣。〔註8〕

除了旅遊和吃食有關連以外，汪曾祺把吃食和文學亦拉上關係。他在《蒲橋集》中寫及和作家高曉聲談起“文化小說”，高曉聲說“吃東西也是文化”，汪曾祺後來在腌韭菜花時，就想起中國文化和鹹菜的關係來。〔註9〕汪曾祺對於吃食題材的眷顧／喜好，可說是與他的創作理念相關連的。他指出在小說中要表現的文化，“首先是現在的，活著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可以看得見，摸得著，嘗得出，想得透”，〔註10〕在汪曾祺的小說中，每多對於地方人事的回憶（如〈大淖記事〉），這種回憶並不限於對過去的追記；透過對味道的記憶，實在地審視當前的問題。他在〈故鄉的食物〉寫到“鹹菜茨菇湯”，鹹菜湯固是家鄉的菜，至於茨菇，由沒有好感到“有了感情”，可以追溯到好幾年前到沈從文老師家拜年，吃了師母張兆和炒的一盤茨菇肉片，當時沈從文吃了兩片茨菇，說了“這個好！格比土豆高”的話。汪曾祺以為，“吃菜講究‘格’的高低，這種正是沈老師的語言”。在北京，茨菇賣得貴，汪曾祺還是買，買來做鹹菜茨菇湯。〔註11〕這種回味除包含了對老師的懷念以外，更重要的，是對當前的審視。汪曾祺談吃，從食物的口味說到耳音的雜，而至“對生活的興趣要廣一些”，〔註12〕食物在作者的審視下，牽連起其他的事物。這種審視有助於作者具體的回

味。審視過程中，其他的事物成為主體，食物倒成了引發的符號。

梁實秋在《雅舍談吃》中指出，“偶因懷鄉，談美味以寄意”，〔註 13〕可知食物同記憶以至鄉思情懷的關係如何密切。文章寫的是美味，卻非止於美食。梁實秋不以為專咨口腹之欲，因小而失大，倒是以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不要僅僅成為‘飲食之人’就好”。〔註 14〕回味之餘，審視過去；衣服食物只是符號，引發審視的內容。

李國威在〈綿綿衣語〉中，透過衣服，述說有關“她”、保羅弟弟、彼得弟弟、添弟弟及外祖父種種事情；短短的篇幅，審視了過去的生活——物質並不豐裕的年代。穿過的衣服，可以一路傳給弟弟們穿，外祖父從紐約寄來的衣服，“帶著黃金國的色彩，是貴重的東西”。〔註15〕

審視可以是對過去的審視，也可以是對未來的審視。杜杜寫〈寄生茶〉，〔註 16〕記一次煮寄生茶的過程，日常的對話裡，“我”看著茶的轉變過程，頓然產生人世無常的慨歎，“我”一方面對現在“不悔”（“我有三個孩子，想想害怕。但是我不悔。不悔到底”頁124），一方面對未來產生疑慮（“明天怎樣？三十年後怎樣？再遠一些，我去了，她〔女兒〕老了”頁123），輾轉的心境變化於煮茶的過程裡；茶煮好了，“我”也經歷了一次對生命的思考。這篇散文的篇幅亦短，從（寄生）茶到人（寄生），寫的是茶，審視（生命）卻變成主要的內容了。

衣食題材在文中作為回味的主体，或是審視的內容，往往同時成為一個觀照角度。這樣的散文，數目極多，寫作高低，就看作者如何運用。記錄味道、色感，只是對衣服食物的追溯；加上回憶與審視，衣食的作用改變了，或成為舊時的懷想或成為時代的省察，都帶有作者的思考。作者的思考變化多端，附在衣食的題材上，衍生蔓延。“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性也”，衣食題材的日常性，採用筆調的隨意，容易只見其小；作者對題材的思考/審視，則自小中見大。僅是衣食，也不僅僅是衣食。☐

*本文內容曾在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五日於市政局圖書館舉辦的文學月會上發表，題為“衣食散文”。三月二十七日整理、修訂完成。

註解：

- [註 1]：林語堂：〈論小品文筆調〉《不老的繆思——中國現當代散文理論》（香港：天地圖書，1993），頁74。
- [註 2]：張愛玲：〈說胡蘿蔔〉《流言》（台北：皇冠，1977），頁110。
- [註 3]：周作人：〈《雜拌兒之二》序〉《周作人散文》（北京：中國廣播電視，1992），頁282 - 283。
- [註 4]：張愛玲：〈更衣記〉《流言》（台北：皇冠，1977），頁65。
- [註 5]：同〔註 4〕，頁74。
- [註 6]：同〔註 4〕，頁74。
- [註 7]：汪曾祺採用“旅食”一詞，源於杜甫詩〈奉贈書左丞丈二十二韻〉，見汪曾祺《旅食集·自序》（廣州：廣東旅遊，1992）。
- [註 8]：同〔註 7〕，頁256。
- [註 9]：汪曾祺：《蒲橋集》（香港：天地圖書，1994），頁222。
- [註 10]：同〔註 9〕，頁226。
- [註 11]：同〔註 9〕，頁211 - 212。
- [註 12]：同〔註 9〕，頁228。
- [註 13]：梁實秋：《雅舍談吃·序》（台北：九歌，1985），頁4。
- [註 14]：同〔註 13〕。
- [註 15]：李國威：〈綿綿衣語〉《只有今生》（香港：博益，1991），頁211。
- [註 16]：杜杜：《住家風景》（香港：純一，1979）。